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七

平江南議

余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未且不當受况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威德響震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余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



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諒乎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為此言者也

韓信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為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今之而行何為不服然則何為卒反予曰信服高帝之智而不服其為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偽游雲夢而執之也夫偽游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怏怏

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祖者柰何必得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偽游而縛韓信自爾出今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鑄錡之利者不以

戰新書也。一變二合。一變三合。一變四合。一變五合。一變六合。一變七合。一變八合。一變九合。一變十合。一變十一合。一變十二合。一變十三合。一變十四合。一變十五合。一變十六合。一變十七合。一變十八合。一變十九合。一變二十合。一變二十一合。一變二十二合。一變二十三合。一變二十四合。一變二十五合。一變二十六合。一變二十七合。一變二十八合。一變二十九合。一變三十合。一變三十一合。一變三十二合。一變三十三合。一變三十四合。一變三十五合。一變三十六合。一變三十七合。一變三十八合。一變三十九合。一變四十合。一變四十一合。一變四十二合。一變四十三合。一變四十四合。一變四十五合。一變四十六合。一變四十七合。一變四十八合。一變四十九合。一變五十合。一變五十一合。一變五十二合。一變五十三合。一變五十四合。一變五十五合。一變五十六合。一變五十七合。一變五十八合。一變五十九合。一變六十合。一變六十一合。一變六十二合。一變六十三合。一變六十四合。一變六十五合。一變六十六合。一變六十七合。一變六十八合。一變六十九合。一變七十合。一變七十一合。一變七十二合。一變七十三合。一變七十四合。一變七十五合。一變七十六合。一變七十七合。一變七十八合。一變七十九合。一變八十合。一變八十一合。一變八十二合。一變八十三合。一變八十四合。一變八十五合。一變八十六合。一變八十七合。一變八十八合。一變八十九合。一變九十合。一變九十一合。一變九十二合。一變九十三合。一變九十四合。一變九十五合。一變九十六合。一變九十七合。一變九十八合。一變九十九合。一變一百合。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目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不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北理之所必重也又何怪焉

老子議

夫人之迷不致之於狂言也。夫言刑殺之於盜賊刑戮者過半是則人之迷也。夫言刑殺之於盜賊物者而致物之是不道也。夫言刑殺之於盜賊死柰何以死懼之苟為畏死耶則言取為奇者而殺之

宜民之不復為竒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竒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為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斷代大匠斷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詩雜說十三首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言曰慎爾出語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邪無道矣唯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郵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䟽斯鞫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攸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於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携持而去人

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薄德所以受心親之念我天子而
允伯之刺幽王以自棄國下無所歸先王之盛時曰
日闕國百里也蓋土寧賦於土而國百里者所以現
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正其教民食之者民待
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外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
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
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牆曰蕭牆

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蕭不乱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
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
之

有客宿：一宿為宿；宿者乞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
再宿為信；信者乞再宿者再也。夫如是而猶欲繫其
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為在比無斃而周
之臣子為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比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

曰執競而已

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然。至王之事既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之。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為用者。德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於皇。其德雖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有泮離泮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正。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泮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於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

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恐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感。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固公之為師。召公固不悅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庭之臣。豈有復能諱而言之者也。此成王

所以懲前

一

懲後患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陶

一

一

一

漢

一

一

一

則

一

一

一

矯

一

一

一

征

一

一

一

可以

一

一

一

為

一

一

一

尚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

書者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也故曰才藏

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

故也斯馬思作作者用馬也故曰不用者習其習其動

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上驚馬也故曰沮言姑足以行

而已矣驚馬之下者之失其類亦不效曰有驪有魚

慶許曰驪二目也魚二目也二目白者目病

也是謂曰種之也

天下之亂起於無禮無禮起於食不足食不足起

本其故以謂田萊多荒其陳志王之盛持上勤於卹農
下力於治田之際自任矣與 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我
東惟億而中陳祭祀齊祭之嘉祖王禮樂之備終至於
永錫爾極持高持德又曰神嘗歆矣吏君壽考信南山
之所陳始於禹之甸南山身攝之曰原溫廬亦於中田
以植於疆場次之以濟爾隄土之宜於祖考而終於報
以介福焉壽無疆之曰壽考之宜其功自於曾孫之
能勤其力而後天之德降之曰壽考之宜其歡饋之以
致其享而終也故以人壽壽考之宜其功自於曾孫之
介景福夫受其天之福而壽考之宜其功自於曾孫之樂此天

本其故以謂田萊多荒其陳志王之盛持上勤於卹農
下力於治田之際自任矣與 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我
東惟億而中陳祭祀齊祭之嘉祖王禮樂之備終至於
永錫爾極持高持德又曰神嘗歆矣吏君壽考信南山
之所陳始於禹之甸南山身攝之曰原溫廬亦於中田
以植於疆場次之以濟爾隄土之宜於祖考而終於報
以介福焉壽無疆之曰壽考之宜其功自於曾孫之
能勤其力而後天之德降之曰壽考之宜其歡饋之以
致其享而終也故以人壽壽考之宜其功自於曾孫之
介景福夫受其天之福而壽考之宜其功自於曾孫之樂此天

穀次之以有馱之羨卒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夫成王
高宗汲於此不亦宜乎夫始之於農教之勤而終於
有年之慶者誠以諸侯奉上之先務在是故也由是現
之則周之戒諸侯未嘗不然非獨臣工如此也

文帝議

余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
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
未嘗怒其為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吏而去
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
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

足以自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
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
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駭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
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
不然也幸賈之未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
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
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
此而賈生者故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為倒
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之諭而不信也

歸言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皆從天下以言為諱者
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
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閤而取其國天子自
廢陛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无由知之而其左右忠
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此奪雄坐房與
奪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
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
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
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
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

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
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
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此為紹聖而作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
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下忌唐文宗時官人握禁
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
策肆言其惡斥其篡竊立之非而明皇時李林甫為
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言內助揚氏之勢外成
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作為下邳令林甫

以諸朝其制。... 嗚則
點之矣。... 林甫之
感未慘於漢。... 柳福劉黃
敢犯之。... 士豐怖如畏
虎狼。此其故何也。... 未深猶可與
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 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 數人。公卿侍從之間。... 故此二子者。非妄矣。... 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 瘡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个之善。... 者。林甫卒逐之。而元餘。... 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 比人之所甚畏也。嗚呼。... 哉。明皇帝嘗論林甫曰。... 物可知也。

亂原

國家之亂。常在... 反深。... 甘心不
悟。不懼之。... 三三之。... 培壅。將使
為亂原者也。西漢之亡。... 以官者

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過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忘信之而不疑卒至於大亂而自亡此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播國也德宗輕用兵瀆武不戒而牧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陳靈之淫亂子產曰僞聞之如是者常有子禍子產豈求之佗哉

荅閔周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也

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兔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雅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為勞辱而不耻耳未至於大亂何遽閔之哉荅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為盡心苟未免於飢寒熟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

也彼秦離元爰山今有無之亂高於下其至是乎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七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八 論一

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譽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之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无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款日立二立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无法之尚也為其无事之可貴也非法滿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禹湯之治

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終焉首則毀銜
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也則穿窬竊斧之盜終
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
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
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欣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
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
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
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无餘治
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
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

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
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
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思足其美殫
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
人之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為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故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
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唯其情苦而思安故其
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无難立之法故有
國家者其初世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

心生嗜欲之動无穷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
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彊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
繁與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
有因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規益美生
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
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
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
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規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
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
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

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
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亂而豪傑不
作比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
无事民意日縱豪佚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修明
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今天下戰於才智之
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弱者因之紛：藉：
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比則事衆而法備之
弊也故天下之唯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
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規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
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

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
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污尊而
抔飲菁擗而上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
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曾巢營
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為生死之
所安則吾之生死雖足以建九几之堂五稱之衣棄而
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
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
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
求然吾日取一金烏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

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
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
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智竭盡而
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
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
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
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
不扶其末用之智則天下之安而无虞然則固人其未
足以知此歟彼惑者遭其言而自不得已為故也嗚呼
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

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出其前所以勞而功不成是
故聖人本諸道而明其術凡吾所以為術者制物以使
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
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天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
則成功唯陰有以從其心使之不得不得我則成功易
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
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
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
矣且天下固有不受金玉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
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不能懼也故欲求吾

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
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
從起今夫駟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
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
是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進十指之聽者以吾取
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一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
不吾聽而不可得也夫三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
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立仰則左俯右抑則右揚
夫易不欲俯則迎之而仰何迎之欲揚則舉之而抑
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受之理而後仰者用也舉

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為也故其為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刑古之知是道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

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

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士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踰邪徑而流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均為仁義而存亡異何也

鳥獲之力抱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鳥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况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於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

憤亂也甚矣不愛尚節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此之此其誠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彼者其誠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不奮敢為不可怕於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其後在然所養之區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萬而不能取盡其目之一錄也夫小人者其誠而
彼二弄惡於刑似於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元正好大言而開播授二錄也夫小人者其誠而
使人之知人獨視在外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難之也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士雖曰調而不足以為急其不
可以一日調而為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任之而以為急其不可以一日調而為也夫小人者其誠而
能之者其誠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共可者其誠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力之不可調而為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不亦而世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進人美然其誠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皆足以措手是也夫小人者其誠而好小人者其誠而

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為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為卒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離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

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阴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主于後世秦漢以表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

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于不求焉可也此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以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為仁義者吾不能必也

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為仁亦有殺之而為仁有刑之而為義亦有宥之而為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為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夫看之其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因也然積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

故也譬之水出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
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時夫焉不知其為
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
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
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也無不出於此時去矣而法不
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為也而循之堅守而不
變時日益異而吾方張然抱已陳死用之物而求施
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
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可如此而不可
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慕席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為之

無乃已踈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
求至於仁義而无禍犹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无疾
也大求安樂而无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
狐貉以御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
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
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笠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
耳尚何安逸之有哉焉以夫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不治者非天下之勢有不便
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

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疆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雄疆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皇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離而不一裂為三國而合于晉分南北而一于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疆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于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于守令而分於監司總于朝廷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无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為諸侯猶

今之不得不為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為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其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為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於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孝者圍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

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死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為文闊而網疎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充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長幼之際而又生於貴：君臣之間知親：而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而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為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于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賓君奉旅于賓及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于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

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
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
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
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
不行故一以尽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
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而知長
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尽义故禮者節文仁义而行
之者也夫仁义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
之于仁义其行之或过而衆人之于仁义往：不及非
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尹文仁义而裁之于中

者也故禮也仁义也吾未見其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
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于西北主人處仁而賓
處义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為
賓者衆之所尊矣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
所尊而矣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义焉故五十者
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于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
長有教誨之义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為主夫齊
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义之亨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
北也故父道主义為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
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

為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下為之節多則至於宗廟廷
之中習之矣而用之便者何也為之者漸也故魯人將
有事于上廟必先有事於下廟魯人將有事于河必先
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於下必先有事於上而後有事
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為其難必為其易故其心佚而不
亂其体安而不懼矣諸侯之射以禮首為節經首者樂
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饗不敢失時者
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
明尊卑之序也鄉大夫以采蘋為尸而主於循法度士
以采芣為節而主於不失取夫循法度不失取則其道
近在于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
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
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尊且而三鄉大夫士之道臣道
也臣道卑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為此其諸侯所
以先燕禮而鄉大夫士以先鄉飲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祫之禮者天下之如指掌蓋
嘗亦其說以謂禘者養一而祫者合二也則有司存
而不能通之於治亂者何也夫禘祫者天下之所以不治
者何也夫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

无之制歟衣服之无别歟矣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
而其国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庙
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且親愛器用衣服矣不肖之
叙盖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
之際貴者親其可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
政則治天下之能可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
以謂明乎郊社之义禘嘗之礼則治因其如示諸掌者
也夫百神之祀自郊丘而達於七祀均為礼也而莫重
於郊社宗庙之祭自禘祫而達於時存均為祭也而莫
隆於禘嘗故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

天下其礼无所降矣而於饗良帝也有君臣之又焉故曰
尊天而親地夫宗庙之饗水陸之產苟可荐者莫不成
在而為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爛
一獻孰因地以為之丘陶匏以象其性无酒以饗大輅
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饗帝
臣之於君非礼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
故合礼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礼也故
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饗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
庙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至親之道其見
也死時其獻也无節志於和而无了於簡主於悅而不

嫌於讀此宗廟之祭所以維降於上帝及疑於重歎蓋
尊之道以簡而親之禮以豐故饗帝於郊而貴賤
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徒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
以爵為位而宗人核子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餼之鄉之
餘大夫餼之大夫之餘士餼之而後燁胞翟闈无不需
澤夫餼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貴賤之所以別
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子
死如子生子亡如子存割牲賤子也行之於君執蓋未役
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于率其群臣以樂皇尸而不
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几見其声音笑語之

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酬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
親愛之所由篤事帝之器不陳于廟事死之禮不行于
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尊之用黃目也灌之
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
代之樂陳于廷而四夷之樂陳于門此器用之別也大
裘以祀上帝龍衣以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
自天子至于士一衣之不以不敬用於祭一器之不法
不敬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
擇士其容体中於禮者以爲尸也四者乃得與於
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所以觀德也夫德無

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美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禮藏於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道乎道而不適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尽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立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於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於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於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於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約也冬之蒸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向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

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於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困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墜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万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於春也始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

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万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為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王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无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初也而廢禘也為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禘則品物之重也以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曷也以謂无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

亦誠之終於已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初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發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長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宜乎夫天子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禘烝禘何也天禘禘禘之祭也而禘禘禘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禘禘之祭无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无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

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无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其夫先學于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法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一曰書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也書宗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政六曰論說七曰儗實八曰釋奠於先王九曰春老幼所謂瞽宗者商

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於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大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于二代之學其事為衆歟夫書者規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規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為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

遠則制略制略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于天子飲酒于成均然後始得酌于上尊此不云時遠而制略制略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事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弦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于者十學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教之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于射籥則其主之正官其贊之无助何也蓋舞羽近於學于則知籥射之官亦樂正其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籥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

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
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
厭也凡學之時施于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
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弦是也施于秋冬者四有通
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
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
故春夏習之誦典弦均為聲也而誦者人聲而弦資於
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
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籥者主於振作而吹籥
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為事

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于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
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无事之時也故使之
讀書焉安于身合乎時中乎養習焉而不困久焉而不
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事者此也其教有常
哉者其官十有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
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
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典夫師典保四者以
道德為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
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
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

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大小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說合語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則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典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為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

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先然考其事則皆供職效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孝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孝而釋奠於先聖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子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天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孝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孝而親祭示奠也釋奠於先老示已有所事也太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具器而後釋菜示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礼也小樂正合語為未足

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為未足故乞言于老者此所謂其礼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需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唯

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辱之夫如是則吾之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正亂服而无爭是故為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讓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万鍾之祿人之所甚貪然无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

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
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无
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
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
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
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
下始翬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
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
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
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盖若
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
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
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盖其平日之所
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无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
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
其怒而况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
後能利其終甚若迂而效最切盖老子曰非以其無私
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
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
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盖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

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迫歎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昔者全人之立法告天 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為而不於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

區區之聰明而先為之經營於此而使之—從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為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歎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亦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亦而吾之意

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究天下之隲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為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疆之不得以并弱而後人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万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為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畝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登於一秤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為之纖委瑣屑以盡之

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規因矩而為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依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為法者則不然穿折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特區目前之智而新万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

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為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万物之常理耶嗜脍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脍炙之美永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圣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圣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而殫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

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育无害其為粟一粒之不精无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屨不畏勞者能之尽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於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然語治天下之帝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无遺慮矣

懼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

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柰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行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

无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无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者輕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尽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过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无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夫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过絕天下而上有圣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典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无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豢龙御龙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

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起功者何如哉自圣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乱詭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美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乱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矣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无矣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始无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几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遂然而常至於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疆為之仁不必惡而過為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狠惡而不逞拳指而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考於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為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誠犯而其心无他者

不幸而遇刑而考於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好為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恕以為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當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歆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為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歆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

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寃其實以謂恩主於貸而有罪者捨之以為恩思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為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於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固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怪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願其所為誠有拂於人而人不如怒彼固以為可敗而固人之心至矣故人若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為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日殺而

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巧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陰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

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
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
吾疑之之心而使必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
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
群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
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天
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角以權者凡以
為我也斯可矣使切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已私
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
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
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禽天縱之而不足以收
之則凡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矣如伊尹周公
霍光孔明之後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
所復求然天下之矣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
而忘其污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矣也天
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
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盡恭致
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
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歟故曰必
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

子之權改代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唯其無
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並其位若唐德宗
則疑宰相而不任憚姦臣之樂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
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
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
壘：則數見其所穿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无
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陸犯而无忌也嗚呼與人以權
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奪人之戒者
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无
術也而教臣為最难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

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為
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於忠信耶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八

